

火把



著

「……今天我一定要倒臺」

「唐尼 時候到了
快點吧」

「好，你別急

我換一換衣

——這制服又忘了燙
算了吧

反正到晚上

……李茵

你看我又胖了

這衣服真太緊
差點兒要撐破

前年在漢口

我也穿了這制服
參加遊行的」

「快點吧 時候到了
別再說話」

「李茵 你真急

我還要擦一擦臉
這油光真討厭——」

「你跑那邊去找什麼
找什麼？唐尼！

你的粉盒

壓在「大眾哲學」上
你的口紅

編在「論新階段」一起。」

「李茵！」

「快點吧 唐尼
七點三刻了」

「好

我穿好鞋子馬上跑
到八點集合
來得及

我的鞋拔呢？」

「在你哥哥的照像的旁邊」

「啊 哥哥

假如你還活着
今晚上

你該多麼快活！」

「唐尼

今晚上

你真美麗」

「李茵

你再說我不去了」

「『像不去也好
留在家裏可以睡覺』」

「好了。走吧。」

媽 你來把門門上
今晚

我 我很遲才回來」

（一個老邁的聲音從里面傳出）

「尼尼 孩子

今夜上天很黑
別忘了帶電筒」

「不要，媽

今晚

我帶火把回來」

一一 街上

「今夜的電燈好像

特別亮；你看那街上

這末多人 這末多人！

好像被什麼旋風颳出來的

那兒來的這末多人？

這城市 那兒來的

這末多人？他們

都到那兒去？啊 是的

他們也去參加火炬遊行……

那些工人 那些女工

那些店員 那些學生

那些壯丁 那些士兵

都來了 都來了

所有的人都來了

我們的校工也來了

我們的號兵也來了

那末多的旗 那末多的標語……

還有那些宣傳畫 那末大；

紅的 白的 黃的 藍的旗……

領袖們的肖像 被舉在空中。

啊 看那邊：還要多 還要多

他們跑起來了 都跑起來了，

有的趕不上了 落下了……

你看：那個黃臉的號兵

晃郎着號角氣都喘不過來；

那些學生唱起歌來了：

「起來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他們跑得多麼快啊

他們去遠了 去遠了……」

「唐尼 時間到了

我們到公共體育場去集合吧

我們趕快

從這小巷趕上去！」

三 會 場

「她們都到了 她們都到了

額英的頭上打了一個絲結

她們都到了。大家都到了。

何慧芳的眼鏡在發亮。

大家都到了。連那些小的也來了。

劉桃芬 康素琴 李娟

啊。你們都來了。我們遲了。

我們遲了。我們是從小巷趕來的。

台上的煤氣燈

照得這會場像白天。

你這制服那兒做的？

同你的身體很合式。

我的是前年在漢口做的。

太緊了。小得叫人悶氣。

今晚倒還涼。

毛英華

你的皮鞋擦得好亮。

啊。

那末多工人。那末多。你們看。

每隻手像一個木狼頭。

臉上是煤灰。像從烟筒里出來的。

他們都瞪着眼在看什麼？他們

都張着嘴在等什麼？他們

都一動不動的在等什麼？他們

朝我們這邊看了。朝我們這邊看了。

那些眼睛像在發怒的。

像在發怒的看着我們。

啊。我真怕他們那些眼睛。

這邊

這邊全是學生。全是。

那個胖傢伙跌了交了

你們看：寫信給彭菲靈的
就是他

寫信給鄧健的

也是他

聽說他的體重有兩百零五磅

真可怕

這是什麼學校的

蠢樣子 個個都那末呆

那個打旗的像要哭出來

他們亂了 前面的踏着後面的脚

我們退後而一點 排好

李茵那兒去了？

怎麼看見李茵在那里？

啊 看見了

她的那抗軍隊的在一起

爲什麼臉上顯得那末憂愁

她又笑了 她來了……

李茵來！

我和你一起！

他們也來了 他也來了

他爲什麼低着頭 像在想着什麼？

他也想什麼？那末困苦的思想什麼？

他抬起頭了 他在找……

他看見了 但他又把頭低下去

他爲什麼低着頭 像在想着什麼？

「唐尼，你在這裏嗎？」
我去看看他

克明 我和你說幾句話
克明 你好麼？」

「我很好——
你有什么話
請快點說吧」

「我不是要來和你吵架
我問你：
我寫了三封信給你 你爲什麼不理？」

「唐尼，這幾天
我正在忙着籌備今夜的大會
而且你的信
只說你有點頭痛
只說討厭這天氣
對於這些事我有什麼辦法呢
而且我已不止勸過你一次……」

「而且
你正忙於交際呢！」
「什麼意思？」

「這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人們在她和他之間走過
又用眼睛看着他們的臉)

「明天再好好談吧」

或者——我寫一封長信給你
播音筒已在向台前說話」

(一個聲音在空氣中震動)

然而「開會！」

四 演 說

煤油燈從台上

發光 演說的人站在台上

向千萬隻耳朵發出宣言。

他的胸脯圓 聲音從那裏出來

他的手舉起 又握成拳頭

他的拳頭猛烈地向下一擊

噴裏的兩個字一齊落下：「打倒！」

他的眼睛在燈光下閃爍

像在搜索他所摹擬的敵人

他的聲音慢慢提高

他的感情慢慢激昂

他的心像曠場一樣寬闊

他的話像燈光一樣發亮

無數的人羣站在他的前面

無數的耳朵捕捉他的語言

這是鋼的語言 礦石的語言

這許不是語言 是一個

鐵錘打在鐵砧上

也或許是一架發動機

在那兒震響 那聲音的波動

在礦場中四週迴盪

在這城市的夜空里迴盪

念

這是電的照耀

這是火的煽動

這是煽起火焰的狂風

這是暴怒了的火焰

這是一種太沉重的錘擊

每一下都錘在我們的心上

這是一陣雷從空中墜下

這是一陣暴風雨

吹刮過我們所站的曠場

這是一種可怕而預言

這是一種要把世界劈成兩半的宣言

這是一種使舊世界流淚懺悔的力量

這不是語言 這是

一架發動機在鳴響

這是一個鐵錘擊落在鐵砧上

這是礦石的聲音

這是鋼鐵的聲音

這聲音像颶風

牠要煽起使黑夜發抖的叛亂

聽呵 這悠久而沉洪

喧鬧而火烈的

羣衆的歡呼鼓掌的浪潮……

五 「給我一個火把

乙 火把從那裏出來了

火把一個一個地出來了

數不清的火把從那邊來了

令 美麗的火把

耀眼的火把

熱情的火把

金色的火把

熾烈的火把

人們的臉在火光里

顯得多麼可愛

在這樣的火光裏

沒有一個人的臉不是美麗的

火把愈來愈多了

令 愈來愈多了 愈來愈多了

乙 火把已排成發光的隊伍了

火把已流成紅光的河流了

火光已射到我們這裏來了

火光已射到我們的臉上了

你們的臉在火光里真美

你們的眼在火光里真亮

你們看我呀我一定也很美

我的眼一定也射出光采

因為我的血流得很急

讓我們跟着隊伍走去

跟着隊伍到那邊去

到那火把出來的地方去

到那噴出火光的地方去

令 快些去 快些去 快去

去要一個火把……

「給我一個火把！」

「給我一個火把！」

「給我一個火把！」

你們看

我這火把

亮得灼眼啊……

「這是火的世界……」

這是光的世界……」

六 火的出發

「火把的烈焰

趕走了黑夜」

把火把舉起來

把火把舉起來

把火把舉起來

每個人都舉起火把來

一個火把接着一個火把
無數的火把跟着火把走

慢慢地走，整齊地走

一個緊隨着一個

每個都把火把

舉在自己的前面

讓火光照亮我們的臉

照亮我們的

昨天是愁苦着

今天却狂喜着的臉

照亮我們的

每一個都像

基督一樣嚴肅的臉

照亮我們的

昂起着的胸部

！那里面激盪着曾與愛的

血液

照亮我們的脚

即使脚蹀流着血

也不停止前進的脚

讓我們火把的光

照亮我們全體

沒有任何的障礙

可以阻攔我們前進的全體

照亮我們這城市

和他的清流過正直人的血的街

照亮我們的街

和牠的兩旁被炸彈所推倒的房屋
照亮我們的房屋
和牠的崩坍了的牆
和狼藉着的瓦礫堆

讓我們的火把
照亮我們的羣衆
擠在街旁的數不清的羣衆
擠在屋簷下的羣衆
站滿了廣場的羣衆
讓男的 女的 老的 小的
都以笑着的臉
迎接我們的火把

讓我們的火把
叫出所有的人
叫他們到街上來
讓今夜

這城市沒有一個人留在家裏
讓所有的人
都來加入我們這火的隊伍

讓卑怯的靈魂
腐朽的靈魂
發抖在我們火把的前面

讓我們的火把

照出懦弱的臉
長縮的臉

在我們火光的監視下
讓猶大抬不起頭來

讓我們每個都做了帕羅美修斯
從天上取了火逃向人間

讓我們的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搖坍下來

把高高的黑夜搖坍下來

把黑夜一塊一塊地搖坍下來

把火把舉起來

把火把舉起來

把火把舉起來

每個人都舉起火把來

七 隊伍

乙

這隊伍多末長啊 多末長

好像把這城市的所有的人都排列在裡面

不 好像還要多 還要多

好像四面八方的人都已從遠處趕來

好像雲南 貴州 熱河 察哈爾的都已趕來

好像東三省 蒙古 新疆 綏遠的都已趕來

好像他們都約好今夜在這街上聚會

一起來排成隊 看排起來有多麼長

一聲聲吶喊 看叫起來有多麼響
我們整齊地走着 整齊地喊
每人一個火把 舉在自己的前面
融融的火光啊 一直衝到天上
把全世界的仇恨都燃燒起來
今我們是火的隊伍
我們是光的隊伍

軟弱的滾開 卑怯的滾開
讓出路 讓我們中國人走來
昏睡的滾開 打呵欠的滾開
當心我們的腳踏在你們的背
滾開去——垂死者 蒼白者
當心你們的耳膜 不要讓他們震破
我們來了 舉着火把 高呼着
用霹靂的巨響 驚醒沉睡的世界

我們是火的隊伍
我們是光的隊伍

人愈走愈多 隊伍愈排愈長
聲音愈叫愈響 火把愈燒愈亮
我們的腳踏遍了每一條街每一條巷
我們火光搜索黑暗
把陰影驅趕
章護我們前進

我們是火的隊伍

我們是光的隊伍

這隊伍多末長啊 多末長

好像全中國的人都已排列在裡面

我們走過了一條街又一條街

我們叫喊一陣又歌唱一陣

我們的聲音和火光驚醒了一切

黑夜從這里逃遁了

哭泣在遙遠的荒原

八 來

你們都來吧

你們都來參加

不論站在街旁

還是站在屋簷下

你們都來吧

你們都來參加

女人們也來

抱着小孩的也來

大家一起來

一起來參加

來喊口號 來遊行

來舉起火把

來喊口號 來遊行

來舉起融融的火把

把我們的憤怒叫出來
把我們的仇恨燒起來

九 散 隊

我們已走遍了這城市的東南西北
我們已走遍了這城市的大街小巷

「李茵 我們已到這末遠的地方。

現在我們得回去 隊伍散了……

但是 你看 那些人仍舊在呼唱

他們都已在興奮里變成癡狂

每個人都激動了 全身的血在沸騰

李茵 剛才火把照着你狂叫着的嘴

我真害怕 好像這世界馬上要爆開似的

好像一切都將摧毀 連摧毀者自己也摧毀」

「唐尼 你看見的麼 我真激動

好像全身的鬱氣都藉這呼叫舒出了

唐尼 你的臉 也很異樣

告訴我 唐尼

當那洪流般的火把擺盪的時候

你會想起了什麼？看見了什麼？」

「李茵 那真是一種奇蹟——

當我看見那火把的洪流擺盪的時候

的確曾想起了一種東西

看見了一種東西

一種全新的東西

我所陌生的東西……」

十 他不在家

「真的 李茵

你見到克明麼？」

在那些走在前面的隊伍裏

你見到克明麼？」

那些學生沒有一刻是安靜的

他們把口號叫得那末響

又把火把舉得那末高

他們每個都那末大 那末粗野

好像要把這長街

當做他們的運動場

火把照出他們的汗光

我真怕他們

他們好像已沿着這城牆走遠……

但是 李茵

當隊伍散開的時候

你見到克明麼？」

「他一定從那石橋回去了

這里離他住的地方

不是只要轉一個灣麼

我陪你去看他」

一〇三

一〇五

一〇七號——到了

「打門吧」

(TA·-TA·-TA·)

他不在家」

十一 一個聲音在心裏響

「你在那里？你在那里？

這末大的地方那兒去找你呢？

這末多的人怎能看到你呢？

這末雜亂的聲音怎能叫你呢？

我舉着火把來找你

你在那里？你在那里？

今夜多麼美 你在那里？

你在那里？我的臉發燙

我的心發抖 你在那里？

我舉着火把來找你

你在那里？你在那里？

這末多人沒有一個是你

這末多火把過去都沒有你

這末多火光照着的臉都，不是你

我舉着火把來找你

我要看見你！我要看見你！

我要在火光里看見你……

我要用手指撫摸你的臉 你的髮
我的這手指不能撫摸你一次麼？

我舉着火把來找你

無論如何 我要看見你啊
我要見你 聽你一句話
只一句話：「愛與不愛」
你在那里？你在那里？

十一 那是誰

「唐尼 他來了
從十字街口那邊轉過
來了。克明來了
你看 前額上閃着汗光
他舉着火把走來了……」

「那是誰？那是誰？
和他一起走來的
那是誰？那穿了草綠色的裙裝的
女子是誰？那頭髮短得像馬鬃的
女子是誰？那大聲地說着話的
又大聲地笑着的女子是誰？
那走路時搖擺身體的
女子是誰？那高高的挺起胸脯的
女子是誰？

她在做什麼？做什麼？

她拍手震脚地在催什麼？
她在說什麼？說什麼？
她在和他大聲地說著什麼？
她在說什麼？還是在辯論什麼？
你聽 她在說什麼？那麼響：

「目前——我們的
工作——開展：
主觀上的弱點！
正在克服……
目前——我們
激烈地批判——
殘留着的
小布爾喬亞的
劣根性……
以及——妨礙工作的，

戀愛……
受到了無情的
打擊！
目前——我們的
工作——開展……」
他們走近來了……
他們走近來了……李茵——
我們——」

「唐尼 讓我
向他們打招呼……」

「不要！」

李茵 我頭昏
我們從這小卷回去吧」

今夜 你們知道

誰的火把

最先熄滅了

又從那無力的手中
滑下？

十二 勸一

「唐 我在火光裏

看見了你的眼淚

唐尼 這樣的夜

你不感到興奮麼 唐尼

唐尼 你不應該

在大家都笑着的時候哭泣

唐尼 愛情並不能醫治我們

却只有鬥爭才把我們救起 唐尼

你應該記起你的哥哥

才五六年 你應該能够記起

唐尼 不要太渴求幸福

當大家都痛苦的時候

個人的幸福是一種恥辱 唐尼

唐尼 只要我們眼睛一睜開

就看見血肉模糊的一團……

假如你還有熱情 還有人性

你難道忍心一個人去享樂？

我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你怎麼應該笑。唐尼。

你要尊敬你的哥哥。

爲了他而斂起眼淚。

唐尼，你是他的妹妹。

如你都忘了他。

誰還能記得他呢。

唐尼，坐下來。

在這河邊坐下來。

讓我好好和你說……」

「李茵。

請把你的火把。

吹熄吧。」

「好的——

我有火柴。

隨時可以點着她。

「這樣。

四舒服些……」

十四 勸二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

——新約，約翰福音十六章十二節。

「唐尼，現在讓我告訴你。」

我也是哭泣過的 兩年前
我會愛過一個軍官

我們一起過了美滿的一個月
但他却把我玩了又拋掉了

我會哭過一個星期

你知道 我是一個人
從淪陷了的家鄉跑出來的

(幾個入 燃着火把

從她們前頭過去：)

認識我的人們

在我幸福時

她們妬忌我

在我不幸時

他們嘲笑我

假如我沒有勇氣抵抗那些

冷酷的眼和惡毒的嘴

我早已自殺了

但我很快就把心冷靜下來

——我不怨他 我們這年頭

誰能怨誰呢 我只是

拚命看書——我給你的那些書

都是那時買的。我變得很快

我很快就胖起來。完全像兩個人

心裏很愉快。我發現自己身上

無窮之無窮精力。讓非常
繁重工作。我熱愛人生——

(幾個人舉着火把過去)

生命應該是永遠發出力量的機器
應該是一個從不停止前進的輪子
人生應該是
一種把自己貢獻給羣體的努力
一種個人與全體取得調協的努力
……我們應該寶貴生命
不把生命荒廢

幾個人 舉着火把

從他們前面過去……

我很樂觀 因為感傷並不能
把我們的命運改變。唐尼
我工作得很緊張。
我參加了一個團體——
唱歌 演戲 上街貼標語
給傷兵換藥 給難民寫信
打掃轟炸後的街 縫慰勞袋
我們的團體到過前線
我看見過血流成的小溪
看見過士兵的屍體堆成的小山
我知道了什麼叫做「不幸」
足足有一年 我們

在轟炸 突圍 夜行兵中度過
我生過疥瘡 生過癩疾 生過輪癩
我淋過雨 餓過肚子 在濕地上睡眠
但我無論如何苦 都覺得快樂
同志們對我很好 我才知道
世界上有比家屬更高的感情

那團體已被解散了 如今
大家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唐尼 我正在打聽他們的消息
我想挨過這學期——啊 那旅館的
電燈一盞盞地熄了……

唐尼 請你記住這句話：

……

只有反抗才是我們的真理
唐尼 克明現在不是很努力麼
一個人變壞容易變好難
你如果真的愛他 難道
應該去阻礙他麼？

唐尼

你是不是真的歡喜他呢？
你歡喜他那樣的白臉麼？……

十五 懺悔一

——不要談起這些吧……
李茵 你的話我懂得。
我感謝你——沒有人

會像這樣轉動……

李茵 我真好起來的……

△ (幾個人 舉着火把

從她們前面過去……)

本峯 一個商人的女兒
會有什麼希望呢？

而且我亦在鴉片烟

床上長大的。五年前

我的父親就……把我許給

一個經理的兒子。那時

我的哥哥剛死了半年。

我只知道哭。母親和他吵，

過了幾個月 他也死了。

他兩個死了後

我家裏就不再快樂了。

前年九月底 我和母親

從漢口出來 在難民船上

認識了克明 他很殷勤

……不要說起這些吧

這都是我太年輕……

這都是我太安閑……

李茵 年輕人的敵人是

幻想——他用虹一樣的光彩

和皂泡一樣的虛幻來迷惑你

我就是這樣被迷惑的一個……

△ (幾個人 舉着火把

從她們前面過去：)

李茵 這一夜

我懂得這許多

這一夜 我好像很清醒

我看見了許多 我更看見了

我自己——這是我從來都不會看見過的

我來在世界上已經十九個春天

這些年 每到春天 我便

常常流淚 我不知我自己

是怎麼會到世界上來的

今天以前 我看這世界

隨時都好像要翻過來

什麼都好像要突然沒有了似的

一個日子帶給我一次悸動

生活是一張空虛的網

張開着要把我捕捉

所以我渴求着一種友誼

我將爲牠而感激一生

我把牠看做一輛車子

使我不安地走過

生命的長途

我知道我是錯了……」

△₁₂

(愛情人 舉着火把

唱的歌

「唐尼 不要太信任「友誼」二個字

而且 你說的「友誼」也不會在戀愛中得到

不要把戀愛看得太神秘

現代的戀愛

女子把男子看做肉體的顧客

男子把女子看做歡樂的商店

現代的戀愛

是一個異性佔有的遁詞

是一個「感情」的同義語。」

十六 懺悔二

「李茵

這世界太可怕了……

完全像屠場

貪婪和自私

統治這世界

直到何時呢？」

「唐尼

人類會有光明的一天

「一切卻將改變」

那日子已在不遠

只要我們有勇氣走上去

你的哥哥就是我們的先驅……」

「我的哥哥是那末勇敢

他以自己的信仰決定一切
離開了家 在北方流浪
好幾年都沒有消息
連被捕時也沒有信給家里
他是死在牢獄里的……

而我
我太軟弱了

合

(十幾個人 每人舉

粗暴地唱着歌

從她們的前面過去！

這時代

不容許軟弱的存在

這時代

需要的是堅強

需要的是鐵和鋸

而我！可憐的唐尼

除了天真與純潔

還有什麼呢？

我的存在

像一株草

我從來不敢把「希望」

壓在自己的身上

這時代

看着你就發抖

這時代

偉大得像一座高山

而我以為我的腳

和我的胆量

是不能越過牠的

但是 李茵 我的好朋友

我會好起來

李茵

你是我的火把

我的光明

！！這陰暗的角落

除了你

從沒有人來照射

李茵 我發誓

經了這一夜 我會堅強起來的

李茵

假如我還有眼淚

讓我爲了懺悔和羞恥

而流光輪吧

李茵

！我怎麼應該墮落呢

假如我不能變好起來

我願意你用鞭子來打我
用石頭來釘我！」

「唐尼

天真是沒有罪過的。

我們認識雖只半年

但我却比你自已更多的了解你

我看見了「危險」

已隱伏在你的前面。

我已向你打開黑暗的門

歡迎你進去

不，從你身上我看見了我自己

看見了全中國的姊妹

——我背幾句詩給你：

命運有三條艱苦的道路

第一條 同奴隸結婚

第二條 做奴隸兒子的母親

第三條 直到死做個奴隸

所有這些嚴酷的命運

罩住俄羅斯土地上的女人

我們是中國的女人

比俄國的更不如

我們從來沒有勇氣

改變我們自己的命運

難道我們永遠不要改變麼？

自己不改變 誰來給我們改變呢？

(在黑暗的深處

有幾個女人過去

她們把歌聲

撕裂了黑夜的蒼穹

「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榮的生命犧牲

在我們堅苦的鬥爭中

英勇地拋棄了頭顱……」)

這一定是演劇隊的那些女演員……

這聲音真美……

唐尼 時候不早

我們該回去了——

「好。李茵

今晚我真清醒

今晚我真高興。

明天起 我要

把高爾基的「母親」先看完」

「等一等 唐尼

讓我把火把點起

……

明天會

(唐尼舉着火把很快地走)

突然 她回過頭來悠悠地叫聲：)

「李茵

要不要我陪你回去？」

「不要。——

有了火把

我不怕

好 那未再見

這火把給你。」

「那末……你自己呢？」

「我是走慣了黑路的——
謝謝你這火把……」

十七 尾聲

「媽——

(TAA—TAA—TAA—)

開門吧」

(TAA—TAA—TAA—)

「媽——

開門吧」

「媽——

開「P」

(TA-TA-TA)

「孩子

等一下

讓我點了燈

天黑得很……」

「媽，你快呀

我帶着火把來了」

「孩子

這火把真亮」

「媽，你拿着燈

我來關門

你把火把

插在哥哥照像的前面」

(母親上床 唐尼

呆呆地望着火把

慢慢地她看定了

那死了五年的青年的照片：)

「哥哥，今夜

你會歡喜吧

你的妹妹已帶回了火把

這火把不是用油點燃起來的

這火把，是鮑

用眼淚點燃起來的……」

「孩子

這火把真亮

照得房子都通紅了

你打嚏了——孩子冷了

怎麼你的眼皮腫

——哭了？」

「沒有。

今晚我很高興

只是火把的光

灼得我難受……」

「孩子別哭了

來睡吧

天快要亮了。」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一—十四日

遙遠的致意

「火把」的光，透過遠隔的國土，照耀在北方的平原上，多少青年爲着這光芒歡呼歌唱，渴望着，能見到「火把」發出更強烈的光亮！因此，趁「助學運動」正在展開的北方，印出了一千冊義賣，除成本外全數救濟窮苦同學，想作者不會不同意這種作法吧！同時，寒冷苦難的北方青年，內心得到了溫暖，和光明，一定要向作者——艾青先生致萬分的謝意。

1956

848
5781-7
2

義賣助學

北平市學生助學委員會印

1947. 8.